

新詩組
季軍

余文翰

高中畢業後嘗試寫詩，現就讀於香港城市大學中文、翻譯及語言學系。忍受「熱帶」的生活，還給體驗以「溫帶」恰好的熱度，躲在「寒帶」寫詩。



行走在香港

序

吊頂的風扇自顧旋轉
不捲入任何事實之中
桌上的詩集
一頁頁地吹起來
好像這充滿倦意的下午
看得懂

把眼鏡摘下也就摘下你的容貌
咖啡端上來竟一聲不響
我依舊走到街上，聽鳥群的傳喚
哪怕我們不曾相見

第一章

1

我走在路上卻捨不得再走
太陽的慾望就是把一條街熨好
服服帖帖，哪敢往領子上生一點皺紋
熨得跟城門河一樣平，就淹沒了
你可能猜到的終點
散步到第四座橋才會剛好
消化一個人的年紀
但不要誤解了，清晨
憑一輛輕盈的巴士
踮着腳尖又驚起一聲響指
只有它能夠想像一次
漂亮而精準的
轉彎

2

我更害怕地鐵減速讓事情一目了然
好像女人拿着鏡子去圖謀你的青春
仔細地撩起一個城市的劉海
卻無助於香港的臉
多少條魚線綁不住
當新幹線撲到了內陸
大海躲在岩石的腋下
挑撥從前的是非

第二章

1

風暴的皮膚粗糙不過童年
陰雲在家鄉的舞池
憔悴成一雙濕漉漉的鞋子
這時候誰都不該出現
離家時，日記初染的水漬已獨自醞釀了
一則寓言，就算天氣立刻蛻一層皮
也逃不過一隻飛鳥的責罵
它把繫着郵票的眼神帶回遠處
才使風球的漩渦消失在黃昏的茶光裏
等待着一座城市被炊成冷颼颼的魚骨
我在案頭
錯把一首詩念作你的名字

2

那一系列在地下廣場受孕的火車
像拉鏈封鎖了城市的胸襟
誰能保證報紙攤開了你的煩惱
選一個片段當身體被人潮節省下來
大雨瓢潑，淹過了比路面更低的影子
甚至被故事陳列了的我
從雨傘的缺口最終跌入了
青春的痂

第三章

1

我該不該哭，陽光

被奔走的人臉用掉了一半
我該不該哭，躺在木地板上
忍受晴朗
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抽煙所以天空
有一半的雲朵
我該不該哭，為甚麼
手指不挪動就變冰涼

來不及收回臃腫的影子
把公路折成一半
如果昨天的火柴背對着心底的灰
前進是後退的一半
誰，躲在臨死的風裏思索
卻不停止詞語的渴望
即使這一半也神秘不過
那一半

2

一聲嘶啞，列車從鐵軌上磨起
一陣秋涼——
我被善意的路燈安撫了
疲憊的身影接連走過卻不曉得
在發光
瀰漫了不計的塵埃在發光
圍草上賣蓮子湯的老婦，在發光
她送走了滿載的巴士
像站牌一樣守着一段距離，在發光
像綠芽一般從樓宇之間一扇窗吐出來
蓮子才知道是熟透了
她翻開捂熱了的口袋

人們魚貫而入
像看到出口，在發光

得獎感言

創作〈行走在香港〉是出於在這座城市留下自己「腳印」的願想。我一度以為香港的意義只在於它與家鄉保持的距離，但香港除了新鮮感還給予了我更多面對城市、面對現代的勇氣。我們跟隨它不斷發現故事的每一個章節，後來方才清醒意識到自己也身處故事之中。於是我開始努力挖掘這裏的人物、時空在我身上悄然發生的詩意。

城市文學節的詩獎是我詩歌旅程中首個重要榮譽，擔任評委的幾位老師都是我個人所欣賞仰慕的詩家，而「生活在城市」這一肯定恰是對我專注於「發現」城市的創作嘗試的極大鼓舞。

“ 評審意見

北島教授

這首詩多有精彩之處，作者富於想像力，尤其是明喻與隱喻的轉換，構成詩的張力。可惜詩太長，往往缺乏自我的控制的能力，有不少明喻或隱喻很出色，但也有某些硬傷，尤其是在結構上顯得拖沓。

葉輝先生

詩題容或略覺政治正確，詩中亦有一些錯別字，但總體而言，倒是瑕不掩瑜，全詩語調從容有致，處處巧思，那就是創作最難能可貴之處。

第二章從「一雙濕漉漉的鞋子」跳接到「一座城市被吹成冷颼颼的魚骨」，再跳接到「錯把一首詩念作你的名字」，意象排比，堪稱佳妙。

第三章末段一連幾個「正發光」，頗有點睛之效。

”